

# 第 25 小时 (续完)

文 / [美国] 戴维·本尼奥夫

译 / 陈 明

**外景 穆尔贝里大街 夜晚**

蒙蒂将手插在驼绒大衣的口袋里，一个人走在铺满雪花的街上。他注意观看周围的一切：街上的行人、因为积雪而不时打滑的车辆，商店和饭馆。

**外景 时装精品店**

蒙蒂在一家时装店前停了下来。橱窗里，光头的模特们穿着最新款的时装。

(切换)

**外景 时装精品店 闪回(两年前)**

蒙蒂和娜塔莱尔手拉着手看着橱窗里模特身上的高级时装。因为是晚上，小店已经关门了。

娜塔莱尔：这是我最喜欢的时装店。

蒙蒂：我知道。进去看看。

娜塔莱尔：已经关门了。

蒙蒂：对你不会的。

他敲了敲窗子。一个店员走到窗前向外瞥了一眼，看到了蒙蒂。他走到门边，打开了锁，为娜塔莱尔和蒙蒂开了门。

娜塔莱尔看着蒙蒂，他正冲她微笑，并示意她进去。她将信将疑地走了进去。蒙蒂在走进店里的时候对店员点了点

头——

蒙蒂(继续)：你好吗？

店员：不错。蒙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内景 时装精品店**

店里只有娜塔莱尔和蒙蒂两个人。她走了一圈，打量着上衣、长裤、夹克和手提包。蒙蒂一直看着她。

娜塔莱尔：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很贵。

蒙蒂：别担心这个，今天是你生日。

店员从库房走进来——

店员：今天早晨我们进了一些意大利的新款，你要不要看一下？

**内景 库房**

崭新的衣服还包在塑料袋里。娜塔莱尔踱过去，摸摸布料，审视一下剪裁。店员碰了一下她的胳膊。

店员：这儿，来看看这些时装，这是他们今年最好的作品。

他撕开了一件挂在角橱里的时装包装袋。那是一件光滑的银色华丽晚装，在柔和灯光的照射下就像一挂水帘。

娜塔莱尔将衣服拿在胸前比量，看着对面墙上落地镜子中的自己，回头看

了看蒙蒂,露出微笑。(切换)

外景 时装精品店橱窗 夜晚

蒙蒂盯着橱窗,仍旧在回忆。橱窗玻璃上的映影也盯着他看。

内景 斯莱特里的公寓 夜晚

斯莱特里打开门,雅各布匆忙进来,他那顶颇具美国风味的鸭舌帽(这一晚他一直戴着)和外衣上都落满了雪花。

斯莱特里:看来还真下起来了,是吗?

斯莱特里住在有钱的单身汉居住的公寓里。客厅里的电视机真是太大了,以至于里面的天气播报员把雅各布吓了一跳。客厅本身也比曼哈顿的一般公寓要大很多,但是里面除了电视、老式沙发、咖啡桌、窗下的波斯地毯(卷着并未铺开),以及角落里一把锃亮的红色电吉他外,就一无所有了。

斯莱特里回到沙发旁,拿了一瓶酒,而雅各布则仍站在门口原处抖落身上的雪花。

雅各布(指着吉他):你在上学习班?

斯莱特里:你认为我有时间参加吉他学习班吗?要是那样当然好了,对吗?

雅各布:是啊,那样是不错。

斯莱特里:我喜欢这种红色,你发现电视机了吗?很大,对吧?

雅各布:非常大。

电视屏幕上,天气播报员正在谈论即将到来的风暴——

天气播报员:……在纽约州的大城市里,我告诉你什么来着,卡罗尔,将产生奇观。预计各处都有6到10英寸的积雪。

雅各布:你能想像有人真用了“奇观”这个词。

斯莱特里:10英寸的雪!

雅各布:也许明天是个下雪天。

斯莱特里:周末我们可以去滑雪。我刚买了一套滑雪板,就这副滑雪板花了我600块钱。

雅各布:我不会。

斯莱特里:好吧,反正我也不会滑,但是有10英寸的雪!(稍顿)你想站一个晚上吗?你把我搞得很紧张。

雅各布在斯莱特里身边坐下来,兴致不高地看着硕大无比的电视。就在广告出现前的一霎那,屏幕出现了空白,雅各布看着那上面映出的自己的脸。

雅各布:弗兰克?

斯莱特里:什么?

雅各布:你做好准备了吗?

斯莱特里更换着频道——

斯莱特里:准备什么?

雅各布:关于今晚。

斯莱特里:有什么要准备的?

雅各布:我们该对他说什么?他就要蹲上7年大狱。就像看望一个患癌症住院的朋友。我们该说什么?

斯莱特里:什么也别提。我们把他灌醉,然后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雅各布:我甚至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邀请我。

斯莱特里:你在说什么?

雅各布:我们最近难得见上一面。我和我都是他以前的朋友。

斯莱特里:他现在的朋友可没对他做什么好事。

他们看着电视,沉默了一会儿。

雅各布:我真不敢相信,他这一走就是7年。那些人把他关进去,然后“砰”地一声,就再见了。

斯莱特里:这对他来说再好不过。

这话吓了雅各布一跳——

雅各布:这话什么意思?

斯莱特里:就是说,如果他不被抓起来,他连7年都活不了。人们会在曼哈顿大桥下找到他,头上还中了两枪。

雅各布想了一会儿,而后从咖啡桌上拿起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

16岁的斯莱特里、雅各布和蒙蒂为拍照相扮起了怪像。

雅各布:天哪,我们那会儿还是毛头小子呢,对吗?

斯莱特里笑起来,雅各布依旧盯着照片。

(切换)

内景 坎贝尔—索耶高中自助餐厅  
闪回

3个16岁的男孩子,坐在摆着几盘食物的餐桌旁。他们穿着校服:带有坎贝尔—索耶高中标志的运动服,松散地打着领带。

年轻的斯莱特里从盘子里挑起一根柔软的意大利面条——

年轻的斯莱特里:看这个。

朋友们看着他把面条的一头插进一个鼻孔。

斯莱特里开始用鼻孔吹气吸气。蒙蒂和雅各布都恶心地向后仰身。斯莱特里把手指塞进另一个鼻孔,然后又将意大利面条的一端拽出来。

这样,一根面条从两个鼻孔中露出两端,他一手一端,来回拉动——

年轻的斯莱特里:这叫做“剔脑”。

年轻的蒙蒂:这就是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个雏儿。

年轻的斯莱特里:我不是雏儿。

两个同学,特里和梅森来到桌子旁,他们都是金发碧眼又有些懒散的上流社会公子哥。

特里:真是太吸引人了,斯莱特里。

梅森:真够高雅的,你们三个外地来的乡巴佬。

斯莱特里盯着他们,意大利面条还在他的鼻子下摆动。

年轻的斯莱特里:滚你的。

特里:哦,多么机智的回答。来吧,我们期待着我们的奖学金获得者们能有更快的回答。

年轻的斯莱特里(攥起了拳头):你想看看我有多快吗?

梅森:行了,行了,悠着点。你们这些人周末做什么?

年轻的雅各布:我们要预习下星期一要学的那篇“失乐园”。

特里:蒙蒂,来参加我们的派对吗?

年轻的蒙蒂:不知道,也许吧。

特里:这是一次狂欢。

年轻的斯莱特里:在公园里的周年狂欢吗?你们难道要坐在一起喝茶?

斯莱特里喝了一口纸杯里的牛奶,并效仿贵族喝茶的样子晃着小手指。

特里:更准确的说是吸茶。早先我买了半盎司的大麻。

梅森模仿着抽大麻的样子——

梅森:抽一次,200块。

年轻的蒙蒂:半盎司就要200块?

特里:怎么?你买多少钱?

蒙蒂耸耸肩——

年轻的蒙蒂:我能70块钱买下来。

特里拿出了牛皮钱包,抽出一张崭新的100美元钞票,交给了蒙蒂——

特里:拿着吧,不用找零。

特里和梅森溜达着走开了。蒙蒂将钞票夹在指尖上抻了抻。雅各布怀疑地看着他——

年轻的雅各布:什么时候你玩起这个了?

年轻的蒙蒂(指着特里和梅森):他们天生就有钱,对吗?好啊,为了公平起见,我们生来就应该有权力。

年轻的雅各布:什么权力?

蒙蒂靠近相邻的桌子,那里正有四个学生在复习功课。

年轻的蒙蒂:嘿,朱利安,数学作业难吗?

朱利安,一个相貌和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惊人相似的惨白而矮胖的男孩。他看了一眼蒙蒂,不以为然。显然他因被蒙蒂关注而获得了一种满足,他同桌的三个朋友看着蒙蒂。

朱利安:很简单,你要借吗?

年轻的蒙蒂:只是想看看你有没有做错。

朱利安笑起来,将一叠写满几何证明的答卷交给蒙蒂——

朱利安:这次可不要再连我的名字都抄上了。

年轻的蒙蒂:哈哈。

蒙蒂笑着对雅各布抖了抖答卷——

年轻的蒙蒂(继续):权力。(稍顿)嘿,弗兰克,你还在吃吗?搞的我都饿了。

他抓住了在斯莱特里鼻子上的意大利面条。斯莱特里则用餐刀来抵挡他。

(切换)

内景 斯莱特里的公寓

雅各布将照片放回到咖啡桌上。

雅各布:外地来的乡巴佬,还记得吗?

斯莱特里站起身,伸了个懒腰。他看上去很疲倦——

斯莱特里:你能帮我铺上这块地毯吗?它已经放在那儿有一个月了。

雅各布:你想铺在哪儿?

斯莱特里:就这儿。

他们将卷起的地毯抱到屋子中央,撕去了塑料包装。

雅各布:他打算怎样处理多伊尔呢?

斯莱特里:多伊尔?我不知道,把它交给娜塔莱尔好了。

斯莱特里卸下了包装袋,扔到了角落里。他们将地毯铺开。

雅各布:他们至少应该让这只狗跟着他,这样他可能就不那么孤单了。

斯莱特里扬起眉毛,看着雅各布——

斯莱特里:谁也不能带狗进监狱。

雅各布:我只是说,要是这样的话就好了。

他们低下头看着展开的地毯。

斯莱特里:看起来很漂亮。

雅各布:蒙蒂很坚强,我想他会没事的。

斯莱特里摇摇头,雅各布赶忙接着说——

雅各布:要是我的话,一天也活不下去。但是蒙蒂不一样。

斯莱特里(轻视地):你不懂。再把它向沙发挪一点。

他们抬起地毯,调整了一下。

雅各布:那你解释给我听。

斯莱特里:你想听一个简单的解释吗?像蒙蒂那样的人在监狱里是不会有什好结果的。

雅各布:你是说……应该不会像人们说的那样糟糕。我是说,那毕竟是联邦监狱,我相信他们会非常注意……

斯莱特里笑起来——

斯莱特里:天哪,你说起话来就像一个从未离开学校的孩子……

雅各布没有还击他的话。他闷闷不乐地喘着粗气。

斯莱特里(继续):蒙蒂有三个选择,但是没有一个是好的。一是逃跑,登上一趟去往任何地方的火车,而后希望他们永远不要找到他。

雅各布:他不会那样做的,他父亲的酒吧……

斯莱特里:我并不是说他会做什么,只是说他有什么选择。第二——

斯莱特里用拇指和食指比划成手枪的样子,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雅各布睁大了眼睛——

雅各布:自杀?不会的,绝无可能。第三种选择是什么?

斯莱特里:第三种选择?

斯莱特里想了一会儿。

斯莱特里(继续):第三个选择就是进监狱。

雅各布:那样会发生什么?他去就是了,而且也会挺过去。

斯莱特里:也许吧。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和蒙蒂说再见了。

雅各布:为什么?

斯莱特里伸出拇指——

斯莱特里:如果他逃跑了,就会永远消失,不可能再回家。

他伸出了食指——

斯莱特里:如果他拉动枪栓,也会永远消失,人们就会把棺材一盖了事。

斯莱特里又伸出中指——

斯莱特里:如果他束手就擒,他还是会永远消失,你将再也见不到他。

雅各布:还可以见到。我可以到监狱去看他,还能在他出狱后见到他。

斯莱特里:我可不相信会是这样。你以为你们还会是朋友吗?你以为你们还能像过去一样喝上两瓶啤酒细说当年吗?算了吧,杰克。过了今晚,一切就都结束了。

内景 蒙蒂的厨房 夜晚

娜塔莱尔穿着光滑的、闪着银光的晚礼服走进厨房。她在寻找什么。

她在砧板旁边找到了钥匙,然后望着砧板上的菜刀,若有所思……

(切换)

内景 蒙蒂的厨房 一年前(闪回)

娜塔莱尔穿着一条短裙和一件 T 恤,一边听音乐,一边切着洋葱。我们听到公寓的大门打开又关上,接着,蒙蒂走进了厨房。

娜塔莱尔依旧切着洋葱,蒙蒂走过去从后面抱住了她。他亲吻着她的脖颈和耳朵。

娜塔莱尔:今天过的好吗?

蒙蒂:还行。

娜塔莱尔: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蒙蒂:没有。

娜塔莱尔:我出去的时候有人给我打电话吗?

蒙蒂:没有。

娜塔莱尔:没人?

蒙蒂有点惊慌。

娜塔莱尔在蒙蒂面前挥舞着菜刀,蒙蒂向后倒退了一步,绊倒在多伊尔身上,躺到了它的背上。蒙蒂歇斯底里地笑了起来。

娜塔莱尔:接着笑吧。

她照着他的腋下踢了一脚,蒙蒂笑着大叫了一声。多伊尔有点儿弄不懂,在一旁舔着蒙蒂的脸。

娜塔莱尔:好啊,我让你再笑,你这个坏家伙。我要把你的心挖出来喂多伊尔。

她继续轻轻踢着不停大笑的蒙蒂,多伊尔莫名其妙叫了起来,最后娜塔莱尔也笑了起来。

蒙蒂抓住了她的手腕,将她揽过来。娜塔莱尔把刀扔到了一边,深深地吻蒙蒂的嘴唇。

(切换)

内景 蒙蒂的厨房 当下

娜塔莱尔穿着银色晚装,注视着那把菜刀。多伊尔轻轻走到她身后,喘着粗气。娜塔莱尔转过身来看着它鲁钝而又充满期待的表情——

娜塔莱尔:你准备好了吗?

内景 维尔维特夜总会 经理办公室 夜晚

卢斯·沃兰德的办公室墙上装饰着各种低级聚会的照片。

沃兰德是个已近40岁的大腹便便的男人,留着络腮的卷曲胡子。此刻正坐在办公桌后面听科斯泰亚说话。而科斯泰亚则边聊天,边用钩拳击打着沙发。

沃兰德:你这么胖还能如此灵活可真是不简单。那么,跟我说说今晚派对的事情吧。

科斯泰亚又甩出了一个“左右左”的拳法组合。

科斯泰亚:老大布卢想要一个贵宾包间。

沃兰德:没问题,这是应该的,这是他的地盘。如果换了别人,我会让他改天再开派对。今天晚上会非常疯狂的,我们请了个DJ,这几天他简直就是上帝,这个区所有的高中生都想挤进我的门槛。

科斯泰亚朝着这个矮小的男人皱紧了眉头——

科斯泰亚:蒙蒂明天就要进监狱了,你想让我们今晚开派对吗?

沃兰德(举起了双手):嘿,我喜欢蒙蒂,他是个好人。好了,派对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沃兰德轻轻地擤了擤鼻子。科斯泰亚摇摇头——

科斯泰亚:没什么。今晚给他找个姑娘吧。

沃兰德:他喜欢什么样的?

科斯泰亚一笑——

科斯泰亚：蒙蒂？他什么都喜欢，给他找个漂亮的姑娘，可不能太便宜。

办公室的门开了，老大布卢和瓦尔戈贝克走了进来。沃兰德斯赶忙站了起来——

沃兰德斯：嘿，我没……我们没想到您会来。

老大布卢（对科斯泰亚）：约了蒙蒂几点来？

科斯泰亚：一点或者两点，谁知道？蒙蒂参加自己的葬礼总要晚些来吧。

老大布卢（严酷地）：他不会的，3点钟带他来吧。

科斯泰亚：没问题。

老大布卢：你听到了吗？3点。

沃兰德斯：你要我——

老大布卢：午夜以后，你就消失。不要让任何人到这里来，你明白吗？

内景 甲壳虫酒吧 夜晚

斯莱特里和雅各布坐在吧椅上。斯莱特里喝了一口威士忌，雅各布则要了一瓶啤酒。这家甲壳虫酒吧是因酒吧后窗上的一种外来昆虫而得名。吧台上方的电视正在播送娱乐新闻。

一个穿着夹克军装的老兵正在练习玩桌球。年轻而丰满的酒吧招待乔迪正在擦拭着吧台——

乔迪：你好吗，弗兰克？你在等人？

斯莱特里：谢谢。

她想为雅各布倒酒——

乔迪：你怎么样，宝贝？

雅各布：不用了，我很好。

乔迪走开了。斯莱特里和雅各布瞄

着她的胸。

雅各布：学校里有个家伙，生物老师特里，你见过他吗？

斯莱特里（仍在看她的胸）：没有。

雅各布：他喜欢这种类型的女孩，这种——

斯莱特里：女孩？你是什么意思，是学生？

雅各布：对，是个学生。一个高年级的学生，很奇怪，这个女孩只有16岁。也许是17岁，我也不知道。她不是很漂亮，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美女，但是她——我也说不好，她有着某种特殊的东西。

斯莱特里：啊哈。

雅各布：我告诉他——我告诉特里，他应该把这一切都忘了，把她从脑子里彻底删除，但是他——就是一直犹豫不决。他谈起她的时候有点可怕，他觉得，5年后，那女孩就从学校毕业了，而他也才31岁，到那时就没问题了。

斯莱特里浅酌了一口威士忌，他仍然没有看雅各布——

斯莱特里：你还没和她上床吧？

雅各布睁大了眼睛——

雅各布：你等等，如果你在听我说的话，就应该知道我是在说特里。是生物老师特里，你知道吗？

斯莱特里转过身来看着雅各布。

斯莱特里：你没跟她上床，对吗？

雅各布还想为自己辩解，斯莱特里扬起了眉毛。

雅各布：没有。

斯莱特里：很好，否则你就犯了大

错。

雅各布生气地撕扯着酒瓶上的商标——

雅各布：我可不变态或是其他的什么。

斯莱特里又喝了一口威士忌。他想捕捉到乔迪的眼神，但是她正看着刚刚走进酒吧的什么人。

斯莱特里和雅各布从镜子里看到了蒙蒂，但是他们都愣了一会儿。

两人都努力在脸上挤出兴奋的表情，他们起身并轮番拥抱了蒙蒂。

蒙蒂：你们等很久了吧？

雅各布：哦，我们可早来了。

蒙蒂：布卢叔叔要给我在维尔维特搞一个派对，我们需要去那儿。

雅各布：他是谁的叔叔？

蒙蒂：哈哈，这只是个昵称。他的真名好像叫安凯巴西姆或者别的什么，但是没人敢这么叫他？

蒙蒂低头看着地板上铺着的木屑——

蒙蒂：这是什么地方？

雅各布：弗兰克想当一次乡巴佬，他跑到这就可以在小便的时候发出像南方佬一样的嘘声。

乔迪端上来三小杯威士忌——

乔迪：外面的天气太糟糕了，你们应该在上路之前让自己暖和起来。

斯莱特里：谢谢，乔迪。

乔迪对蒙蒂微微一笑。

乔迪：你们应该星期天来看超级保龄球赛，我们会架起一块大屏幕，我有个表兄要参加这场比赛。

斯莱特里擦着记在手掌上的电话号码，雅各布则盯着地面。乔迪看出他们的反应不积极，就笑了起来——

乔迪（继续）：你们不一定要来，我只是说说而已。

蒙蒂举起了酒杯，斯莱特里和雅各布也都拿起酒杯举了起来。

蒙蒂：去他的星期天。

蒙蒂喝了下去。斯莱特里和雅各布犹豫了片刻也都相继把酒咽下。

外景 维尔维特 夜晚

蒙蒂从出租车上走下来，跟着下来的是斯莱特里和雅各布。在夜总会的入口处聚集了很多，站满了半条小巷。其中大多数是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一边吸烟，一边跺着脚取暖，几乎没有人穿着防雪的衣服。

蒙蒂：整个城市的人都跑出来和我告别。

斯莱特里：来这里的都是追星族，我们算是最老的一群。

蒙蒂：等一等。

蒙蒂从孩子们的空隙中穿过，当他走过时，孩子们都看着他。

蒙蒂走向了维尔维特夜总会的围栏。卡里·格林穿着和蒙蒂差不多的驼绒外套站在门口，检查着进入者名片上的名字。

两道平行的伤疤留在卡里的左脸上。

蒙蒂：衣服不错，你这家伙。

卡里看了一眼他的名片，笑了起来，伸手给蒙蒂握了握——

卡里：你就是今晚的主角，大人物来



了,还穿着我的衣服。

蒙蒂:我要告诉你,哥们儿,还是穿在我身上更好看一些。

卡里怀疑地摸了一下蒙蒂衣服的袖子。

卡里:是啊,好吧,我希望你为你的衣服准备一些能用7年的樟脑球。

蒙蒂犹豫了一下,旋即又大笑起来。卡里搂着他的肩膀——

卡里(继续):你还好吗?

蒙蒂:只是努力不去想,你知道吗?(指着人群)那些孩子要干什么?

卡里:那个有传奇色彩的 DJ,达斯克今晚将在这里放唱片。那小子是我赫利斯的同乡,才17岁,17岁!但是能让好多女孩动心。别担心人群,他们已经为你预定了VIP包间。

蒙蒂:还有我的人等着呢,我能带着他们从这里进去吗?

卡里:带他们从旁门进吧,我会把门打开。

蒙蒂:谢谢你。

卡里:好好玩吧,你何时启程。

蒙蒂:公交车上午九点发车。

卡里:奥蒂斯维尔对吗?

蒙蒂点点头。

卡里:老大在里面安排人了吗?

蒙蒂:没人想知道。

卡里:那是联邦警察局经营的好地方,要比州立的好得多。

蒙蒂:我是个幸运儿。

卡里:爱尔兰人的幸运,对吗?

蒙蒂:爱尔兰人的幸运。

卡里握紧蒙蒂的肩膀。

卡里:听着,该耍脾气的时候才耍脾气,听见了吗?

蒙蒂:好的,后会有期。

他们握手告别,蒙蒂示意斯莱特里和雅各布跟着他。蒙蒂穿过人群,斯莱特里紧随其后,就像一个善于团队合作的后卫。

雅各布走起来则是带有高度的自我保护意识,紧张地避开沿途的各种障碍。他从一个背朝向他的醉酒的女孩身边经过,她正张嘴捕捉着雪花。

玛莉:嘿!伊林斯基!伊林斯基先生!嘿!

雅各布愣了一下。玛莉一把抓住了他的袖子,他不得不转过身,不得不看着玛莉那双不太自然的亮眼睛。

她穿着黑色的斜纹牛仔裤,一件假浣熊皮衣,没戴帽子。她那被雪花打湿的头发贴在前额和脖颈上。黑色的眼影弄脏了她的脸。

玛莉:哈,真的是伊林斯基!

雅各布:哦。

玛莉:你在这里做什么?上帝,我知道你从来不离开学校的!我还以为你住在锅炉房或是什么地方呢。

雅各布:玛莉·德·阿农齐奥。

玛莉:玛莉“B+”·德·阿农齐奥。

她看着他脸上的表情,很快地接着说——

玛莉:我是开玩笑的,那不是什么大事。

雅各布:我得走了,我和朋友一起来的。

玛莉:就是今天来教室找你的那个

人,对吗?他认识这里的人,是吗?你觉得他能把我们带进去吗?

雅各布:哦,我没——

玛莉:他们现在不让任何人进去。他们说都已经挤满了。(提高了声调)我一定要进去,一定要进去!你也是达斯科的追星族吗?

雅各布:当然。

玛莉:他是绝对正确的对吗?他非常棒。我真不敢相信你也喜欢达斯克!别见怪,我的意思是,我想你更加深沉,或者——

雅各布:我觉得他非常棒,但是我更喜欢他早期的作品。

玛莉:他的早期作品?

蒙蒂:杰克,你在做什么?

蒙蒂绕回来示意雅各布抓紧时间——

蒙蒂:我已经安排人在门口等我们了。

玛莉:嘿,你就是那个带狗的家伙。

蒙蒂想起了白天去教室的情景。

蒙蒂:已经过了你的睡觉时间了,不是吗?

玛莉挽住了雅各布的胳膊,并把头靠在了他肩上。

玛莉:我是和杰克一起来的,我们是情侣。

雅各布闭上了眼睛。蒙蒂笑了起来——

蒙蒂:是吗?我真的没有意识到你们是情侣。好,走吧,里面有的是地方。

玛莉:等等,我还有3个一起来的朋友。

蒙蒂:女孩?

玛莉:不是。

蒙蒂:你脑子有病吗?

他转身带着他们绕过了角落。

玛莉:我想能进来一个总比没有强。

雅各布甩开了玛丽。她冲他笑笑。他们跟着蒙蒂来到旁门,钻了进去。

内景 维尔维特夜总会 稍晚些时候

蒙蒂直奔后面的楼梯(标有俱乐部员工准入)。玛莉跟着他,在后面是雅各布,他始终看起来傻傻的。

玛莉(对蒙蒂):你是怎么认识杰克的?

蒙蒂:我们一起上学。

玛莉:你在坎贝尔—索耶上过学?看上去可不像。

蒙蒂:他们都说不像。

玛莉:我恨那地方,埃林斯基——杰克还不错,但是大多数——

雅各布:看看,蒙蒂,她才17岁。我们不能带她来这儿。

蒙蒂:为什么不,我们已经进来了。

玛莉:我都有ID卡了。

蒙蒂:你刚才说你的名字是——玛莉?

玛莉:德·阿农齐奥。

蒙蒂:你认为伊林斯基先生怎么样?

玛莉:还不错,只不过有时有点像老头。

雅各布:现在听着——

蒙蒂:不错,他就是这样。我想这个晚上对于伊林斯基先生来说是大开眼界。我想我们应该确信伊林斯基偶尔还

是有幽默感的。

蒙蒂推开了楼梯边的一扇门。嘈杂声扑面而来,铺天盖地,扩音喇叭的低音震慑着人们的灵魂。

玛莉张大了嘴,尖叫起来,但是她的声音已被音乐覆盖,根本无法听见。

玛莉:真棒。

内景 维尔维特贵宾包间 稍晚些时候

蒙蒂领着雅各布和玛丽走进了贵宾包间,娜塔莱尔早已等在那里,正在与斯莱特里聊天。

这间贵宾包间的墙面覆盖着皱皱巴巴的红色天鹅绒,座椅装饰着红色天鹅绒,角落里的小吧台铺着红色天鹅绒,就连地毯也是人造的红色天鹅绒。

DJ 达斯克的音乐从音箱里传出来,涌进各个角落。他的音乐节奏使人根本无法安坐,它融合了波萨诺伐舞曲、电声音乐、嬉蹦舞乐曲和爵士等各种元素。

斯莱特里始终看着娜塔莱尔,他的眼神像要把她吞掉,他对她的欲望在所

有人看来都是显而易见的。

娜塔莱尔看到蒙蒂便微笑着向他走去,那件银色的晚装把她装点得十分迷人。她上前拥抱他,蒙蒂则呆呆地站在那里没有反应。

当她发现他并没有回应他的拥抱,很快便放开了他。他仔细的看着她,她则对着雅各布笑了笑——

娜塔莱尔:嘿,杰克。

她拥抱了雅各布,玛莉从听到达克斯的音乐时起就没有停止舞蹈。

娜塔莱尔(看着玛莉):这是你的朋友吗?

雅各布:不是……

玛莉:我是他的情人,玛莉。

娜塔莱尔睁大了眼睛——

娜塔莱尔:好吧,我是娜塔莱尔。

玛莉:我看了这屋子里的照片。重金属南瓜乐队也来过这里。

她转过身来,仔细地看蒙蒂。

玛莉:你是谁?你也是名人吗?

蒙蒂:拜托你,德·阿农齐奥,别那么



多话。

玛莉笑起来,脱下了她的假浣熊皮衣,放到了沙发后面。她穿了一件前面带有百灵鸟图案的白色紧身衣,那只百灵鸟看上去有点吓人。

穿着绿色衣裙的女招待达芙妮捧着一大盘的香槟酒走了过来。娜塔莱尔亲吻了达夫妮的脸颊,两个女人寒暄了一番。大家都取走了各自的酒杯。

蒙蒂(举起酒杯):为我真正的朋友干杯!为我伪装的朋友真正的痛苦干杯!

除了玛莉,每个人都轻啜了一口,玛莉则一饮而尽,而后打了个嗝,用手背擦擦嘴。雅各布惊愕地看着她——

玛莉:有人想跳舞吗?

娜塔莱尔看了一眼蒙蒂。

蒙蒂:随便你。

雅各布和斯莱特里听到蒙蒂冷漠的声音都吃了一惊。

玛莉抓住娜塔莱尔的手,拉着她向门外走去。

斯莱特里(对达芙妮):有威士忌吗?

达芙妮:你想要哪种?我去帮你叫一些。

斯莱特里:那么,不必麻烦了,我自己去要好了。

他向蒙蒂和雅各布点点头——

斯莱特里:一会儿就回来。

达芙妮将香槟酒瓶放到桌子上的一个冰桶里,然后就向角落里的一个小吧台走去。

蒙蒂坐在红色的天鹅绒沙发上,雅各布挨着他躺下来,还用胳膊遮着眼睛——

雅各布:我真不敢相信你居然把我的学生带进来。

蒙蒂:她很可爱,哥们儿。她话太多,但是很可爱。

雅各布:你会让我被炒鱿鱼的。你知道吗?她会告诉她的朋友,她的朋友又会告诉朋友的朋友。

蒙蒂:为什么?就因为你把她带进舞厅?你没做错任何事,不是吗?起码目前还没有。

雅各布:目前还没有?什么意思?

蒙蒂:你想和这女孩……不是吗?

雅各布:胡说,蒙蒂,她才17岁!她是我的学生,我不可以碰她。

蒙蒂:我可以。她长得不错,我喜欢带着刺青的小女孩。

雅各布嘟哝着,用手搓了搓脸。

蒙蒂:能见到你真好,我想我们已经走上不同的路了。

雅各布坐了起来——

雅各布:是啊!

蒙蒂:真糟糕,你比我这段时间认识的人聪明多了。

蒙蒂为雅各布和自己加了一些香槟,然后举起了酒杯。

蒙蒂:为我说点祝酒的话。

雅各布被这个要求吓了一跳——

雅各布:你要我来说祝酒辞?

蒙蒂:对,说吧,我将要有一段日子见不到你,说点好听的。

雅各布盯着酒杯里升起的小汽泡。

雅各布:嗯——

蒙蒂:好吧,就为多伊尔。

雅各布:为多伊尔。

他们碰杯并一饮而尽。

蒙蒂：现在它是你的狗了。

雅各布：什么？

蒙蒂：它需要一个家，而且他爱你。

雅各布：是的，但是……我不知道。  
你看过我的公寓有多大吗？

蒙蒂：可怜的多伊尔，它就要住在一间小公寓里了。嘿，它可是一只很坚强的狗，它会活下来的。

雅各布：为什么不让娜塔莱尔照顾它？

蒙蒂：她要搬去和她妈一起住，女人不喜欢狗，而多伊尔又不喜欢弗兰克，我老爸还有过敏症。

雅各布：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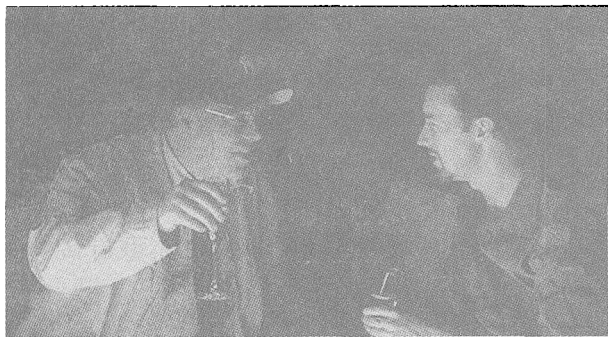
蒙蒂又喝了一口，然后举起香槟对着灯光的方向——

蒙蒂：主啊，他们都为我付出了全部，对吗？能为这些有同情心的人们效劳是我的荣幸。

雅各布：为此再来一杯，我已经醉了。

蒙蒂：听着，这对我很重要……多伊尔对我来说非比寻常，你明白吗？

雅各布：是的，当然。



蒙蒂：多伊尔是我见过的最坚强的家伙。当我找到它的时候，它正躺在高速公路旁边等死。它知道它快不行了，一声不吭。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救了这只黑色的狗仔。之后它活过的每一天都是因为有我：它每次疯跑着穿过花园，是因为有我；它啃着每一根骨头，是因为有我。我救了它。和你想像的不一样，是吗？我救了它，可我却充满感激。因为我看着它跑来跑去，听见它的叫声，只要它在，我就感到这是我今生今世所做的最好的事情。（停顿）我不会让那些有暴力倾向的人收养它。多伊尔是这里最凶狠的狗，谁又会收养它呢？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我绝不会让兽医给它打一针，结果它的性命。我救了它，对吗？我要对它负责。我不能为它付出那么多，却让兽医打发它去长眠。如果非要如此，我也会自己动手，我可以今晚就向它耳朵里射进一颗子弹。所以，杰克，我求你帮我一个忙，这是一个大忙，我只请求你，你能收养它吗？你能让它和你一起回家吗？

雅各布静静地听着，他的手掌抚摸着沙发靠背上的红色天鹅绒。

雅各布：你知道吗？这将是我的荣幸。

蒙蒂：我就希望听你说这话，我真的希望如此。

雅各布：上帝，听了这番演讲，我怎么能拒绝呢？

斯莱特里拿着一瓶威士忌回来了，他扶着自己的朋友坐下来，叹了口气——

斯莱特里：今晚这里有

一位天才。

蒙蒂拍了拍斯莱特里的膝盖——

蒙蒂：杰克的女友长得不错，你觉得呢？

斯莱特里：谁？那个小家伙？她是谁？

雅各布：她是我的学生，我的学生。

灯光突然熄灭，包间里一片黑暗。

几秒钟过后，灯光再次亮起，蒙蒂正蹲伏在沙发前面，手里拿着他的40mm口径的自动手枪。

科斯泰亚就站在门口，手按着电灯开关——

科斯泰亚：没有我在，派对怎么就开始了？

蒙蒂：我差点崩了你，你这俄国肥佬。

科斯泰亚缓缓走向沙发，晃了晃他的手指——

科斯泰亚：乌克兰。应该是乌克兰肥佬。

他上前抱了抱蒙蒂，并亲吻了他的双颊。

科斯泰亚：蒙蒂，我的朋友。你在这很久了吗？开香槟的时候居然没有我在？弗兰克，你好弗兰克！

斯莱特里：嘿，科斯坦蒂尼。你好吗？

科斯泰亚：科斯泰亚，请叫我科斯泰亚。是的，我很好。当我们的老朋友重返我们身边时我会更好。（对雅各布）你好！是杰森，对吗？

雅各布：雅各布。

科斯泰亚（对蒙蒂）：香槟好吗？（用肘关节推开斯莱特里，并使了个眼色）我给你准备了个漂亮妞，蒙蒂，非常漂亮。

蒙蒂：我真的没心情干那事。

科斯泰亚：哈，你一见到她就会有情绪了。我可是特意为你挑选的。

蒙蒂：你上次给我挑的女孩只有三颗牙。

科斯泰亚（大笑）：你说的真好笑。

每个人都在等待着片刻的安静，可是当大家迫切需要安静的时候，科斯泰亚却偏偏不给大家安静的机。

蒙蒂：为什么我说的话好笑？

科斯泰亚：你说的话就是很好笑。

蒙蒂看了科斯泰亚一会儿——

蒙蒂：等等，当你说“你说的很好笑”的时候，就好像在说“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件好笑的事情”。

科斯泰亚：不，不，我只是说你刚才说的很好笑。“你说的很好笑。”你明白吗？就是说对于你所说的，我觉得很好笑。

大家都没有说话。

科斯泰亚：行了，你想见她吗？

蒙蒂：我不想，娜塔莱尔还在楼下跳舞呢。

科斯泰亚：所以我们应该快点走，我们现在就走，你一定得见见这女孩。

蒙蒂：你给我的朋友们准备什么美人了吗？

斯莱特里：就我自己没份。谢谢。

雅各布：是的，我——

蒙蒂将手搭在斯莱特里的胳膊上——

蒙蒂：和我一起去吧，我有话对你说。

斯莱特里：那不适合我，蒙蒂。我真

的——

蒙蒂：不，很酷的。我正想要问你点事情。

雅各布：你要我留在这儿吗？

蒙蒂：你必须留在这儿。否则等到玛莉·德·阿农齐奥回来，谁来照顾她呢？

雅各布：要不要我告诉娜塔莱尔你正在楼下勾搭妓女？

蒙蒂笑了笑，用力打了一下雅各布的胳膊。

蒙蒂：随便告诉她什么都行，但是别走，等派对结束我们还要回家去接多伊尔。

蒙蒂、斯莱特里和科斯泰亚离开了包间。雅各布独自坐着，揉着胳膊。

#### 内景 狭窄通道 稍后

三个男人站在带有玻璃护栏的狭窄过道上俯瞰着舞池。那里十分拥挤，而且灯光昏暗，看上去舞动的人群就像是一群怪兽在随着节奏扭动摇摆。

DJ 达斯克，来自昆斯区的少年奇才，在高出舞池的活动平台上鼓捣着他的唱盘。他被一道光柱罩着，在旋转着的唱片上急速推拉着唱针。

即便隔着一层玻璃，音乐声还是震耳欲聋。

蒙蒂（对科斯泰亚）：我们去哪儿？白色包间？

科斯泰亚：是的，白色包间。

蒙蒂：我一会儿在下面和你会合，我要和弗兰克谈一些事情。

科斯泰亚凑近蒙蒂，很平静地说——

科斯泰亚：和那小姐玩儿过之后，老

大想跟你谈谈，好吗？

蒙蒂点头。科斯泰亚笑着拍了拍蒙蒂的肩膀——

科斯泰亚：她在等你。

科斯泰亚沿着狭窄的过道步下楼梯，走进舞池，消失在拥挤的人潮中。一时间蒙蒂与斯莱特里谁都没有说话。

然后，斯莱特里看着蒙蒂，注意到他已经闭上了眼睛。

斯莱特里：你还好吗？

蒙蒂睁开了眼睛——

蒙蒂：他们第一晚就会敲掉你的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此，你就要整晚地任人宰割，而他们却可以毫无顾忌地揍你。

斯莱特里：拜托，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的。

蒙蒂：你怎么知道这一切不会发生？

两个宽肩膀、穿着名贵时装的不良少年沿着通道闲逛过来。他们停下来拥抱蒙蒂。

不良少年甲：嘿，我可怜的朋友！

蒙蒂：嘿。

不良少年乙：明天启程，对吗？

蒙蒂：是的。

不良少年乙：就当是在里面睡一小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哥们儿。

俩人向蒙蒂点点头，走开了。蒙蒂将前额靠在窗户上——

蒙蒂：相信我，弗兰克，我已经学习了法律。我看到了那些条款，要7年，上帝，7年。

斯莱特里：34岁还年轻呢。你和我都可以重新开始。也许是一间酒吧。两个布鲁克林来的爱尔兰人，为什么不能开一

间酒吧?圣·帕蒂节供应格林啤酒,给星期一晚上的足球比赛供应热狗。想想吧,角落里放着老式的点唱机……

蒙蒂:我憎恶圣·帕蒂节上的格林啤酒。

斯莱特里:是啊,好吧,我同意。

蒙蒂:不过这是个不错的想法,朋友。它不见得实现,但是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斯莱特里:我对你食言过吗?在我这一生中是否有过一次食言的记录?我是否说过我会在某处出现,可是到时候却没有现身?

蒙蒂:没有。

斯莱特里:等你出来了,我一定会等在那里。听见了吗?我一定会等在那里。

蒙蒂最终转过来看着斯莱特里。

蒙蒂:但是你明天不会在那里。(停顿)像我这样的小白脸,在里面能坚持多久?(稍顿)我需要你的帮助。

斯莱特里:任何事情都可以。

蒙蒂:别在这里,四处逛逛好吗?我们两个小时后在楼下见。

蒙蒂指着楼下的舞者。我们可以看见玛莉在舞台上跳得十分疯狂。

蒙蒂:我们的朋友杰克可是个赢家。

内景 维尔维特贵宾包间 稍后

包间里开始逐渐挤满了蒙蒂的朋友和熟人。雅各布独自坐在沙发上,品着香槟。很明显他一个人也不认识。

男人们攥着香槟酒杯大声地高谈阔论。女人们则是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我们可以听到四种不同语言的调侃。

雅各布将头靠在沙发的天鹅绒扶手

上,他显然已经筋疲力尽,渐渐地便沉入了梦乡。

玛莉走进包间。站在旁边的男人们都转过身来看她,然后相互小声地窃窃私语。

玛莉见雅各布蜷缩在沙发上,便舞动着朝他走去。

她摘下雅各布头上的鸭舌帽,歪戴在自己头上。接着爬到他身上,双膝抵在他胸前,弯下身凑近他的耳朵小声叫他——

玛莉:杰克……杰克……

她的指甲在雅各布的面庞上慢慢滑动。半梦半醒中的雅各布微笑着抚弄着玛莉的手。然后,他猛地睁开双眼,立刻坐直了身子,玛莉从他身上滑了下来。

雅各布:哦,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

玛莉站在那里傻笑,微微地有些摇晃。

玛莉:不要惊慌,在这儿没人骂你。

雅各布:可我会感到羞耻。你知道要是有人看到我,我们这个样子,会怎么样?

玛莉坐在沙发的另一头,端正地并紧双膝,夸张地模仿着淑女的样子——

玛莉:请您再说一遍,伊林斯基先生。

雅各布:你喝醉了吗?

玛莉:哼,以前我连“E”都得过。

雅各布:上帝。

他努力揉搓双眼以驱赶睡意——

雅各布:在这儿,我们叫“X”。

玛莉:娜塔莱尔真是太酷了,她认识



这里的每一个人。我喜欢这个名字，娜塔莱尔，对吗？百分百的娜塔莱尔！到处都是娜塔莱尔的味道。

雅各布禁不住偷瞄了一眼玛莉的胸部。饶舌的少女回视一眼，有所警觉。

玛莉：她和男朋友是怎么认识的？蒙蒂？这地方好像是他的。

雅各布：听着，玛莉，你是否可以不学校谈起这件事？这整晚的事？

玛莉：那么你是否可以本学期给我一个“A”？

雅各布合拢了双唇。

雅各布：告诉我你是在开玩笑。

玛莉：我是在开玩笑。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原因，伊林斯基。

雅各布一时间无言以对，但是他却不能抵挡诱惑——

雅各布：什么？

玛莉：啊？

玛莉看着三个女人在包间中央跳舞，她们的手提包被扔在了脚下。

雅各布：你喜欢我什么？

玛莉再次转过身来看着雅各布，但是，显然他没有继续谈论这个话题——

雅各布（继续）：不要介意。

玛莉：嘿，伊林斯基，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妖怪。

雅各布：不，我不觉得。

玛莉：下星期你要来看《哈姆雷特》，是吗？

雅各布：当然，你是茱莉雅？

玛莉：去他的茱莉雅，累尔提斯。

雅各布：累尔提斯？

玛莉：你想看我死去的那场戏吗？

她从沙发上站起身，向后退了三步，对着雅各布开始表演：她双手放在肚子上，似乎在捂着剑伤。

玛莉：让我们彼此宽恕吧，哈姆雷特殿下：我与我父亲的死不会归罪于你，而你也不要归罪于我！

她突然倒在了红色的沙发上，颤抖了片刻便躺在那里不动了。

一群站在墙角吸烟的男人大声地喝彩。

雅各布注视着仰卧的玛莉，他忍不住要去看那段在黑色腰带和白色露脐装之间的雪白的肌肤。

玛莉坐起身来，梳了梳鸭舌帽下的几缕头发——

玛莉：要是来点儿假血就更好了。

雅各布：不，已经很好了。

玛莉：泰勒先生说我是他指导过的最好的演死亡戏的人。去年你有没有看《罗密欧与朱丽叶》？我扮演默库蒂奥，那是最棒的一场死戏。

雅各布：当时我在场。

玛莉：你知道我想做什么吗？做一个女替身演员，只不过我有恐高症。你认为她们会雇用有一个恐高症的女替身吗？

雅各布：他们会允许你在外面待到这么晚吗？现在还是学期中间呢！

玛莉：你认为我妈妈会骂我？管她呢，你看见外面下雪了吗？这肯定是一个下雪天。

雅各布：我想睡觉了。

玛莉靠在沙发上将双腿抬起，她开始练习蹬自行车的动作，双手放在了脑后。

玛莉：你不能睡，他的音乐还在继续。

雅各布看着她裸露出来的脚踝，闭上了眼睛。玛莉从沙发上爬起来——

玛莉：这儿有洗手间吗？

雅各布指给她——

雅各布：我想在那边。

玛莉向着他挤了一下眼睛，就走出了包间。一路上她从达芙妮的托盘上拿起了一杯香槟一饮而尽。她放下了酒杯便溜进了洗手间。

雅各布看着她走远，看着洗手间的门在她身后关闭。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他已经喝了整整一晚的酒。他就这样摇摇晃晃地向洗手间的那扇门走去。

他等在门口。终于玛莉打开了门，她抬头看着雅各布，她的眼睛睁得就像衣服上的百灵鸟一样大——

玛莉：你要小便吗？

雅各布：不。

他向前逼近，这倒让她退了几步，而后，雅各布关上了身后的门。

内景 贵宾洗手间 稍后

洗手间的墙壁被涂成了蓝色，还悬着一只蓝色的灯泡。

玛莉：嘿？

她的牙齿在蓝色的灯光下闪闪发光。雅各布抓住了她的肩膀，深深地吻她的嘴唇。他的双手开始慢慢沿着她的肩膀向下滑。

突然间，雅各布退了回来。他看着玛莉，而此时她正盯着地板。她看起来在发呆，头上的鸭舌帽已经被揉皱了。

雅各布踉跄着倒退了几步。他试图

说点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

他转身，跌跌撞撞地走出了洗手间。

内景 维尔维特贵宾包间 稍后

雅各布在吸烟者和跳舞的人群中推挤而过，逃离了包间。参加派对的人看着他离去，又转过头来看着洗手间，一缕蓝光投射在红色的包间里。

玛莉站在蓝色的洗手间里，依然看着地面。

内景 白色包间 稍后

顾名思义，白色包间里的一切都是白色的：长绒地毯、墙壁，以及一些蓬松的摆设。

蒙蒂坐在墙角的一个白色软凳上，手拿一杯香槟，时不时地品上一口。

一个20出头的漂亮妓女玛格丽特跪在蒙蒂的面前。

蒙蒂将酒瓶递给她，玛格丽特慢慢地把酒喝干，眼睛却一直注视着蒙蒂。她将酒瓶又递了回来，并拉开了蒙蒂裤子的拉链，使尽浑身解术为蒙蒂服务。

蒙蒂向后靠着，闭上了眼睛……

(切换)

外景 卡尔·舒尔茨公园 游乐场  
下午

春天。蒙蒂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这是在几年以前，蒙蒂看上去很年轻，精力也略显充沛。

他在看着两个坐在秋千上的高中女孩。一个是金色头发的琳赛·杰米森，另一个则是有着黑色头发的年轻的娜塔莱尔。

两个女孩子都穿着私立学校的校服：白色的女士衬衫，上面绣有学校名称

的首写字母;绿色的格子裙套在黑色的紧身裤上。

两个女孩都在吸烟。琳赛一只手攥着香烟,将秋千越荡越高;娜塔莱尔在荡着秋千的时候,微微锁着眉头,手中的烟蒂已经很长。

蒙蒂起身走到秋千前,女孩们假装没看见他。

蒙蒂:嘿!

女孩们仍在荡着秋千。

蒙蒂(继续):我可以要支烟抽吗?

娜塔莱尔:什么?

蒙蒂:要支烟。

娜塔莱尔:这可是我手里的最后一支。

琳赛停了下来看着蒙蒂——

琳赛:我们见过,对吗?

蒙蒂缓缓地地点头。很明显,他并不认识她,但是不想太鲁莽地作答——

蒙蒂:是啊,你看起来很面熟。

娜塔莱尔这时也停了下来。琳赛跳下了她的秋千——

琳赛:我知道你是谁。来吧,娜塔莱尔,我们该做作业了。

蒙蒂:你知道我是谁?那么我是谁?

琳赛抬起了书包,大步走开,时不时地回头看娜塔莱尔是否跟了上来。

娜塔莱尔并没有跟着她。

蒙蒂:这么说你叫娜塔丽?

娜塔莱尔:娜塔莱尔。

蒙蒂:是吗?娜塔莱尔。我喜欢这个名字,娜塔莱尔。你的朋友怎么了?

娜塔莱尔:你就是被坎贝尔一索耶开除的那个人,对吗?

蒙蒂:是的,可是坎贝尔一索耶开除过很多人。为什么你不跟着那个黄头发的去做作业?

娜塔莱尔:我想抽完这支烟。

蒙蒂笑着坐在了与娜塔莱尔相邻的秋千上。他努力要将秋千悠起来——

蒙蒂: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能荡起来。

娜塔莱尔:这全靠腿的力量。

她又开始荡起了秋千,蒙蒂看着她,她的黑色长发在脑后飘扬,双腿时而伸直,时而弯曲…… (切换)

#### 内景 白色包间

蒙蒂依旧闭着眼睛,这时他睁开双眼。他的双手本来在抚摸着玛格丽特的头发,而此刻他将双手放了下来。

最终,他拍拍玛格丽特的肩膀。玛格丽特只得后退了一步,她看着蒙蒂的脸,而后,眨眨眼睛,舔了舔嘴唇。

蒙蒂:是我的错,你非常漂亮。

他再次将酒杯递给她,她深饮了一口——

玛格丽特(哥伦比亚口音):你非常英俊,是演员吗?

蒙蒂拉上了裤子拉链——

蒙蒂:是的,我是个演员。

#### 内景 俱乐部 稍后

这间叫做“俱乐部”的房间被装修得像一个英国庄园的藏书室:深色的装饰木板、排列着有皮封套书的书架,烛台上烛光摇曳。

斯莱特里坐在吧台旁边的一张吧椅上,在两掌之间摆弄着一杯威士忌。他的眼睛红红的,或许是因为哭泣,或许是因

为疲惫,再或许是因为两者兼而有之。

娜塔莱尔走进房间,一眼便看到了斯莱特里。她走过来凑到斯莱特里耳后低语了几句。斯莱特里坐直了身体,微笑着。



娜塔莱尔:为什么总是一个人?

斯莱特里:我实在无法再呆在那个讨厌的红房子里。在那儿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他们都是蒙蒂的朋友吗?

娜塔莱尔:我猜是吧。反正他们经常在一起。

斯莱特里喝干了杯中的威士忌。他示意再来一杯,侍者便帮他斟满。尽管斯莱特里颇有几分酒量,但是显然此刻已经醉了。他看了看表——

斯莱特里:两个小时之后,我还要去上班。我简直无法想像今天怎么工作。你干脆让我得上流行性感冒,行吗?我就可以请病假了。

娜塔莱尔:我真希望蒙蒂能请上病假。你在附近看到他了吗?

斯莱特里:他可能在和每一个人说再见。

娜塔莱尔:能帮我一个忙吗?

斯莱特里:什么?

斯莱特里看了一眼娜特瑞拉的乳沟,便迅速移开了视线。

娜塔莱尔:今晚看着蒙蒂,好吗?尽量和他呆在一起。

斯莱特里:出了什么事?

娜塔莱尔:他的表现很奇怪,你不觉得他的表现很奇怪吗?

斯莱特里:几小时之后他就要进监狱了,娜塔,你还希望他怎样?

娜塔莱尔:我希望他表现得很害怕。

斯莱特里:他确实很害怕。

娜塔莱尔:我希望他不要伤害自己,帮我照顾他好吗?

斯莱特里点点头。他们沉默了片刻。

娜塔莱尔(继续):我觉得他不想让我在这里。

斯莱特里:不是的,他只是——

娜塔莱尔:你看,他这几天看我的神情,好像不相信我。

斯莱特里:他为什么不相信你?

娜塔莱尔又陷入了沉默。

娜塔莱尔:我要回家了,你要是看见他,告诉他我在等他回家,好吗?

她站起身,抚平了银色晚装上的褶皱。斯莱特里只得再一次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开。

斯莱特里:这一切太愚蠢了,真是太愚蠢了。他居然会走到这一步,他那么聪

明,他到底做了什么?他把这一切都给毁了。可我还在这里,我是说,作为他的朋友,我还是他最好的朋友吗?

娜塔莱尔:他爱你,弗兰克。你是知道的。

斯莱特里:作为他的老朋友,我做过什么来制止他?没有,一句也没有。当他在高中卖给学生大麻的时候,我说过什么吗?当整个学校都在谈论从蒙蒂那里买毒品的事情时,我知道他们就要抓住他了。我知道这些,可是我说过什么?这十年来,我看着他越陷越深,可我是否说过“当心,蒙蒂,别再干这个”。没有,一个字也没有。他最好的朋友,上帝,娜塔莱尔,我是他最好的朋友,可我只是坐在那儿,看着他毁了自己的一生。你也是,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一直袖手旁观,让他放任自流。

娜塔莱尔用指甲划着自己的小臂,她看着留在小臂上的淡淡的白色划痕——

娜塔莱尔:守着他,好吗?

斯莱特里注视着 她走远。过了一会儿,雅各布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他流着

汗,神情有些恍惚——

雅各布:我到处找你,我们可以离开这儿吗?

斯莱特里:我们要等一下蒙蒂,怎么了?

雅各布:我吻了她。

斯莱特里:谁?

雅各布:玛莉·德·阿农齐奥。我吻了她。

斯莱特里笑了起来——

斯莱特里:真的?

雅各布:我吻了我的学生。一个17岁的高中学生。(稍顿)他们会解雇我。

斯莱特里:杰克。

雅各布:什么?

斯莱特里递给他一杯威士忌——

特斯莱里:喝点酒。

内景 地下室门厅 稍晚

蒙蒂与科斯泰亚缓缓走下通往经理办公室的楼梯。

科斯泰亚:怎么样?你喜欢她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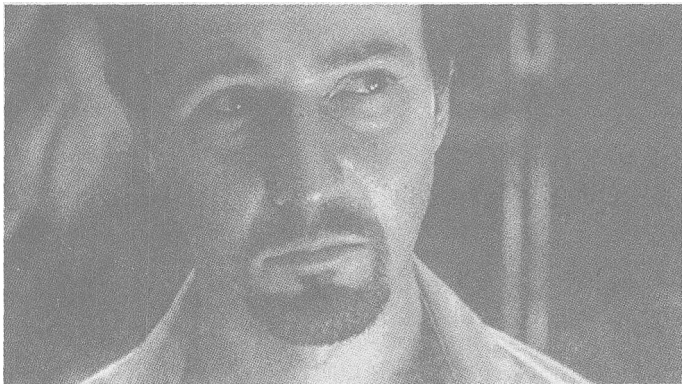
蒙蒂:她非常漂亮。

科斯泰亚:她是只有三颗牙吗?哦,不,她有很多牙,我想你会喜欢她的。

蒙蒂:我已经说过了,不是吗?

科斯泰亚:太好了。

他们在办公室外面停下,敲了敲包着钢条的门。穆斯塔法耶夫,一个秃顶的男人抽着烟,打开了门,出来之后随手又



将门关上了。他点点头。蒙蒂与科斯泰亚掏出了手枪,递给他。验枪之后,他将两支枪都别在了腰间,叼着烟,自上而下仔细地对两个人进行搜身。

搜查结束之后,穆斯塔法耶夫敲敲门,门再次打开。在他的示意下,二人走了进去。

内景 维尔维特经理办公室 稍后

穆斯塔法耶夫跟着他们走进来,将他们的枪交给了萨哈罗夫双胞胎兄弟中的一个,然后再一次走出去,并关上了门。

这对双胞胎都是俄罗斯红毛,只会说一点点英语。他们的脸上毫无表情。

老大布卢坐在沃兰德的桌子后面,看着报纸。瓦尔戈贝克则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双胞胎中拿枪的那个将它们小心地放在了老大布卢面前,然后又回到他的兄弟身边,两个人就站在蒙蒂和科斯泰亚身后。

DJ 达斯克的音乐在地下室里还是可以隐隐地听到,低音贝司和鼓点的声音就像远处在打炮一样。

老大布卢轻轻地合起了报纸,把它放在一边——

老大布卢:蒙蒂,这个派对怎么样?

蒙蒂:很好,谢谢你的安排。

老大布卢:我第一次进监狱的时候才14岁,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当时害怕极了。当我被放出来的时候都长出胡子,是个男子汉了。我回到家乡,找到了母亲。我吻了她,她居然尖叫起来。(笑)她没有认出我。我曾经在三所监狱呆过,蒙蒂,它们分别在三个国家。你知道我学

到了什么?

蒙蒂摇摇头,等待着。

老大布卢:我了解了监狱可真不是个好地方。

科斯泰亚(笑):这一点在我进去之前就知道了。

瓦尔戈贝克:没人和你说话,闭上你的嘴。

老大布卢:7年的时间很长,有些人为了避免这7年的牢狱之灾,什么事都会做。

蒙蒂静静地听着。

瓦尔戈贝克:你老爸可是个能干的人。他的酒吧在什么地方来着?是在贝·里奇吗?第86街6道,我说的对吗?

蒙蒂:是的。

瓦尔戈贝克:至少离他住的地方不远。他可以练习走路去上班。他住在哪里呢,17道?与它交叉的那条路是——81街?17道8002号,对吗?一层,我想住在一层一定很吵。他并不走路上班,是吗?他开着一辆1987年的本田,还要我告诉你这辆车已经开了多少公里吗?

蒙蒂盯着地板。

老大布卢:你父亲,我喜欢你父亲,一个很努力的人。他的运气可不好,甚至是非常不好。所有的邻居都喜欢你妈妈,你还记得她吗?森卡?

瓦尔戈贝克:当然,她可是个漂亮的女人。真是个甜心。

老大布卢:我想帮帮你老爸。我正想用一個像他那样的人,一个肯卖力又可以信任的人。我会很好地照顾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蒙蒂?

蒙蒂：你不必这样，我没对任何人透露一个字。你不要把他牵扯进来。

老大布卢：我问过你这个问题，蒙蒂。

蒙蒂：我明白你的意思。

老大布卢：我有一个很好的差事要交给你父亲，我们会帮他赚钱。

老大布卢将蒙蒂的枪拿在手里。他检查了一下转轮，将子弹推上膛，眯着眼睛看着枪管，又将子弹退回弹库。

老大布卢：好家伙，是吗？

蒙蒂点头。

老大布卢(继续)：聚酯外壳非常棒，便于清洗，可靠性怎么样？不会堵住吗？

蒙蒂摇摇头。他四处转了转，萨哈罗夫兄弟紧盯着他。蒙蒂转回来。老大布卢笑起来——

老大布卢：你开过火吗？我是说射击过什么人吗？

蒙蒂：没有。

老大布卢：没有，很好。它——对你来说就是个玩具。不是玩具，是道具，你的道具，就像个演员一样。带上枪会让你觉得更——危险吗？

蒙蒂又转了一圈。萨哈罗夫兄弟掏出了他们的自动手枪。蒙蒂绝望地走到老大布卢面前——

蒙蒂：我没对任何人说过什么。他们来抓我就是想知道你的下落。这个我知道，你也知道。他们对我根本不感兴趣，但是我一个字也没说。

老大布卢作了个手势，萨哈罗夫兄弟突然上前将科斯泰亚按倒在地，并用枪顶着他的脑袋。

老大布卢：我相信你，蒙蒂。等你到了那里，要看清谁是主要人物，找到一个没有人保护也没有亲信的人，狠狠地揍他，直到把他打得眼睛出血。

蒙蒂看着科斯泰亚，他被按在地上遭受毒打，血从鼻子流出来。

老大布卢(继续)：让那些人觉得你有一点疯狂，但是要尊敬那些有些势力的人。

科斯泰亚：蒙蒂——

萨哈罗夫兄弟中的一个正在踢他的肋骨。

老大布卢：你是个帅哥，所以你在里面的日子不会太好过。但是记住，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只有14岁，而且我活了下来。(稍顿)我们要想方设法活下来。

科斯泰亚：蒙蒂……求求你……蒙蒂……

老大布卢：现在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瓦尔戈贝克：有多少人知道你把货藏在了沙发靠垫里？啊？你女朋友，科斯泰亚，还有谁？

蒙蒂：我——

老大布卢：科斯泰亚出卖了你，小兄弟。他打了一个电话就从你的生命中偷走了7年。

瓦尔戈贝克：他们给他上了铁钳，他没挺住，最后就把你招了出来。

老大布卢将蒙蒂的手枪递给瓦尔戈贝克。瓦尔戈贝克走到蒙蒂跟前准备转交给他。

蒙蒂：我不想这样。

老大布卢：它是你的，你知道怎样用

它吗?

瓦尔戈贝克攥着枪筒,微笑着,直到蒙蒂从他手里接过了手枪。

蒙蒂:我知道要用它做什么。

萨哈罗夫兄弟中的一个笑着面向蒙蒂,用枪口直对着科斯泰亚的脑壳。

萨哈罗夫:就在这儿,砰!

萨哈罗夫退了回来,蒙蒂在故友旁边蹲下身来。科斯泰亚挣扎着转过头来,看着蒙蒂——

蒙蒂:别说了。

科斯泰亚:不,不,等等,蒙蒂,等等,请听我说。我别无选择。我——

蒙蒂拉起了保险,把枪压在了科斯泰亚的头上。

屋里所有的人都在静静地观望。

唯一能听到的就是 DJ 达斯克制造出来的重金属撞击声。

瓦尔戈贝克:开枪吧!

科斯泰亚轻声地啜泣,他那庞大的身躯颤抖着。

老大布卢的脸隐藏在浓密的络腮胡

子后面,毫无表情,他在仔细地观察着。

萨哈罗夫:这就是一只蟑螂,捻死他。

蒙蒂凑近了科斯泰亚的脸——

蒙蒂(平静地):你曾经是我的朋友。

科斯泰亚:蒙蒂——

蒙蒂闭上了双眼。

当他睁开眼时,他又将保险扳了回去。他站起身——

他把枪对准了老大布卢。布卢眉头一皱。

蒙蒂:这对我来说无所谓。现在对我来说什么都无所谓,除非——如果你敢动我老爸,我就把你们两个一块儿干掉。

萨哈罗夫兄弟抓住了蒙蒂。蒙蒂没有挣扎,他与老大布卢互相死死地盯着对方。

老大布卢用手指敲着桌面。每个人都在等待着。桌子上的一杯水被楼上的贝司声震得不停颤动。

最终,老大布卢冲着瓦尔戈贝克点了点头,于是他打开了办公室的门。双胞





胎放开了蒙蒂。除了科斯泰亚的脸冲着地面,每个人都看着蒙蒂。

蒙蒂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间。

#### 外景 第14街 稍后

蒙蒂吃力地走在人行道上,后面跟着斯莱特里和雅各布。雪还在下着,厚厚地盖在停在路边的汽车、停车线,以及他们所经过的教堂门前的广场上。

他们走下地铁的阶梯,从我们的视野消失。

#### 雪地里脚印的特写

摄影机沿着他们的足迹向后拉,在昏黄的路灯照射下,他们的脚印逐渐被大雪覆盖,随着摄影机继续后移,最终脚印消失了。

#### 内景 联合广场地铁站

蒙蒂、弗兰克和雅各布背靠着一家打烊报亭的折叠的百叶门,坐了下来。

一位老人用垃圾袋剪了一个洞套在头上,此刻他正靠在一根用于支撑房梁的柱子上,把一个小录音机凑近耳边。我们可以断断续续地听到音乐声。

雅各布咬着自己的手指,他探出头去看着铁轨,仍然没有列车进站的影子。他看了看蒙蒂——

雅各布:几点了?

然而蒙蒂正在想着别的事。斯莱特里则闭着眼睛,看上去正在睡觉。

雅各布:蒙蒂?

蒙蒂茫然地抬起头。

蒙蒂:什么?

雅各布: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沉默了一段时间。

蒙蒂:已经很晚了。

列车的灯光渐渐逼近,照亮了轨道。

#### 内景 4车厢 稍后

三个男人肩并肩地坐在晃动着的车厢里穿过黑暗中的隧道。斯莱特里看上去又睡着了,雅各布则盯着座位对面窗户上映着的自己的脸。

蒙蒂掏出了钱包,找出了傍晚前父亲给他的那张照片。

#### 镜头推至照片

蒙蒂带着消防员的帽子站在父母的前面。

#### 外景 蒙蒂的住所 夜

蒙蒂、斯莱特里和雅各布艰难地穿过雪地,走向门前的台阶。

#### 内景 蒙蒂的住所

他们爬上狭窄的阶梯,脚步声在砖墙间回响。

#### 内景 蒙蒂的公寓

他们走进房间。多伊尔看到他们十分兴奋;它喘着粗气,不停地打转,还不停地嗅着他们的鞋子。

雅各布和斯莱特里一下子跌进了沙发,躺在那里像死尸一样一动不动。

蒙蒂打开了卧室的门,走了进来,他随手关上了门。

#### 内景 蒙蒂的卧室

娜塔莱尔面向窗户,正侧身睡觉。蒙蒂跪在她身边,握住了她的手。她睁开眼睛,笑了笑,迅速坐起身来——

娜塔莱尔:什么时候了?

他们都看向床头柜上的电子钟。

蒙蒂:我还剩一个小时,听着——

蒙蒂低头看着床,娜塔莱尔静静地等待着。

蒙蒂:我错了,关于你,关于——

她用手理了理头发——

娜塔莱尔:现在这已经不重要了。

蒙蒂:但是对我很重要。(停顿)我不希望你恨我。

娜塔莱尔:我怎么会恨你?

蒙蒂:上帝,娜塔,我向你发脾气。我一直在拿你撒气。

他站起来。

娜塔莱尔:和我在一起,亲爱的,我们还有一个小时。

蒙蒂:我还有一件事要做。

娜塔莱尔显然不喜欢这话,她靠过来,抓住了蒙蒂的手腕——

娜塔莱尔:嘿,别走了,和我在一起。

蒙蒂:就剩下一件事。

他再次吻了她,一个持久的、炙热的吻,然后就走了出去。

内景 蒙蒂的客厅

蒙蒂摘下了挂在大门后面的皮圈,把它带在了多伊尔的脖子上。

蒙蒂:让我再陪多伊尔走一走。

斯莱特里与雅各布点点头,他们已经筋疲力尽。

外景 东区大街 稍后

雪终于停了。

停在道路两旁的车辆在大雪的覆盖下,就像是一坨一坨的香草冰淇淋,在路灯下闪闪发光。建筑物的边缘上镶着冰挂,被积雪压得发出咯咯的响声。

多伊尔此刻已经取下了皮圈,走在小路的中央,在白雪上留下了一串脚印,就像是在白纸上滴了一滴墨水。

蒙蒂跟在后面,把皮圈握在手里。再

后面是斯莱特里和雅各布,他们在雪地里艰难地前行,就像是两个疲惫的士兵。

路上唯一的一辆车是在南面半英里外的地方的一辆铲雪车,闪着黄色的车灯。

外景 卡尔·舒尔茨公园

他们走进公园,走过银杏树丛,爬上通往步行街的台阶。

多伊尔发现了一只小松鼠,便开始了追逐,但是松鼠十分矫捷,很快就爬上了一棵红枫树躲了起来。

多伊尔蹲在树下,失望地盯着上面的树枝。

外景 东河广场

河的对岸就是皇后区,日出前的皇后区是美丽的:红色的警示灯时刻闪烁提醒着飞行员绕道航行;霓虹灯做成的百氏可乐标志闪耀在树丛之上;烟囱中冒出白烟,好像传说中的鬼怪一样。

在皇后区后面,天渐渐亮了起来。

雅各布抚去了铁栏杆上的积雪,扒在上面看着河水。一束从昆斯波罗桥上射下的黄光随着水波荡漾。

一艘红色拖船向南驶去。

蒙蒂:能在拖船上干活真好,整天都可以待在河上。

他回头对雅各布说——

蒙蒂:那么你在想什么?你准备好作多伊尔的主人了么?

雅各布看着多伊尔,它正在雪地里打滚,像初生的小狗一样踢着腿。

雅各布:它喜欢雪。

蒙蒂对多伊尔耳语了几句,多伊尔便站起来摇着尾巴跑开了,它的嘴边还

挂着雪。

蒙蒂：弗兰克，我要你帮我个忙。

斯莱特里：任何事都可以。

蒙蒂将皮圈重新套在了多伊尔的脖子上，并将另一头拴在一根栏杆上，他打了两个结以确保绝对牢靠。

蒙蒂：我不能这个样子进去。他们一看见我，我就完蛋了。

蒙蒂紧紧地盯着斯莱特里的眼睛——

蒙蒂：把我变成丑八怪。

斯莱特里一愣，他回头看看雅各布，他也一样很困惑。

蒙蒂抚去近处一把长椅上的积雪，脱下了他的驼绒大衣放在上面——

蒙蒂：你说过愿意为我做任何事。这就是我需要的。

斯莱特里：我做不到。你在想些什么？你以为我把你打得鼻青眼肿，那些人就会放过你吗？这样做不会改变任何结果。

蒙蒂凑近了几步——

蒙蒂：你认为我活该如此，对吗？

斯莱特里攥起了拳头，然后又放下了——

斯莱特里：我下不了手。

蒙蒂：我认为你可以，你起码有一点想这样做。其实你早就想揍我了，不是吗？

斯莱特里：我没有。

蒙蒂又上前靠近了几步——

蒙蒂：你想，来吧，弗兰克，你害怕了吗？

斯莱特里：听着——

蒙蒂：你在害怕什么，弗兰克？你以为我会还手吗？你害怕我还手？像你这样的彪形大汉还会害怕被踢屁股吗？

雅各布：行了，这样太疯狂了。

蒙蒂指着雅各布——

蒙蒂：没人和你说话。

斯莱特里：忘了它吧，忘了这所有的一切，我们去吃一点早餐。

蒙蒂：我这一走对你来说再好不过了，不是吗？你就可以在我不在的时候照顾娜塔莱尔，是吗？

斯莱特里：什么？

蒙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整天都盯着她？很多年前你就想跟她上床了。

蒙蒂使劲地推搡着斯莱特里。斯莱特里眯起了眼睛，然后又摇了摇头——

斯莱特里：没关系，没关系。

他呆呆地转过身去，走开了。

雅各布：好了，蒙蒂，你在做什么？告诉他你是在开玩笑。

蒙蒂抡起拳头打在了雅各布的脸颊上，戴着手套的拳头打在颧骨上的声音在空旷的步行街上回响。

雅各布捂着脸栽倒在围栏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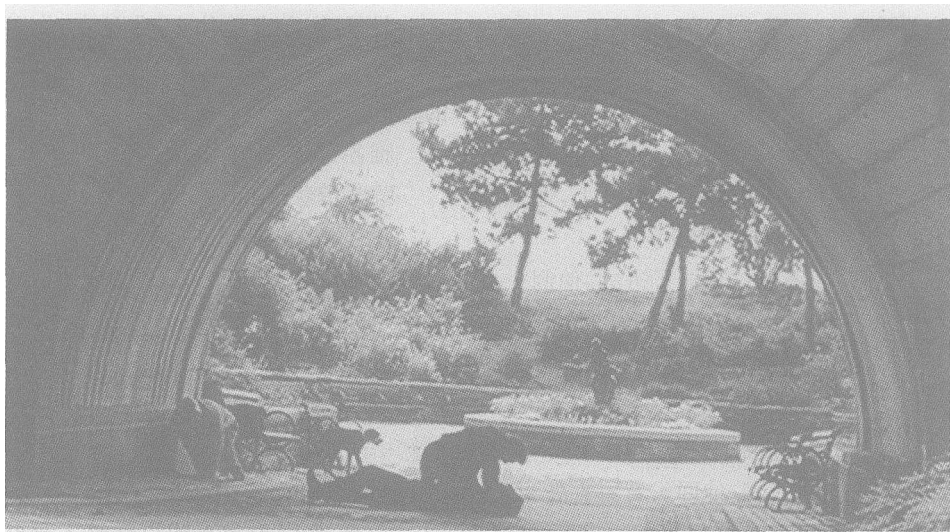
雅各布：蒙蒂，我——

蒙蒂走上前来又是一顿重击，这一次出手很重，雅各布跪在地上，喘着粗气，他用手捂着脸。

斯莱特里抓住蒙蒂，将他按倒在地。

此刻一切都安静下来。多伊尔的皮圈被拴在栏杆上，由于难以判断主人是在玩耍还是在真的打斗，它发出了哀号。

雅各布观望着，被这突如其来的暴打击晕了。斯莱特里和蒙蒂相互盯着对



方。他们都在雪中，呼出的白雾升腾在空气中。

最终，斯莱特里转过头，看向东河，看向皇后区。他闭紧双眼，当他在睁开眼睛的时候，眼里噙满了泪水。

斯莱特里左手抓住蒙蒂的喉咙，右手则向蒙蒂的脸庞打去，一下又一下。

多伊尔狂吠着。他努力向斯莱特里扑去，但是皮圈又将它拽了回去。它露出了犀利的犬齿，尽最大的努力向前，然而它的主人距离它还有三步之遥。

雅各布摸了摸自己的脸，又看了看手指，并没有血。

多伊尔叫得更加疯狂，不停地跃向斯莱特里，一次又一次地又被皮圈拽回来。

雅各布抓住栏杆，费力地站起来。

雅各布：弗兰克……弗兰克！

蒙蒂的脸上满是血，血一直流到雪地上，再蒸发到空气中。斯莱特里已经失去了理智，他迷乱地继续挥舞着拳头。

雅各布一头扑向斯莱特里——

雅各布：住手！

斯莱特里抬起头，他满头大汗，还流着口水。

雅各布(继续)：行了，够了。

雅各布将斯莱特里拽住。斯莱特里低头看着蒙蒂，他一动不动。

斯莱特里：上帝！

雅各布又俯下身来，将蒙蒂的头抬起一点儿。蒙蒂咳起来，吐出了一口血。

雅各布捧起一捧雪，轻轻地敷到蒙蒂受伤的脸上。

多伊尔还在叫着，它挣扎着想要够到自己的主人，项圈已经深深地勒进了它的脖子。

斯莱特里静静地看着，手上还沾着血。

最后，蒙蒂甩甩头上的雪，便准备爬起来。

雅各布：再躺一会儿，躺一会儿。

当蒙蒂努力要站起来时，他的腿却

显得软弱无力。雅各布急忙用双臂抱住了他，两人一起跌进雪里。

雅各布：不要再动了。

蒙蒂还要站起来，尽管摇摇晃晃像个醉汉，他还是尽力地保持平衡。

蒙蒂(含混不清地)：好了。

鲜血从他的鼻子、嘴角和眼睛上方一道深深的划痕处流出来，整个左半边脸已经红肿起来。

斯莱特里一边嘟哝着，一边看着他，重重地又栽倒在地上。他低着头，用手捂着脸，手上粘满了鲜血。

斯莱特里：上帝。

雅各布：医院……我们得马上送他去医院。

蒙蒂：不。

他向他们摆了摆手。多伊尔因为弄不懂开始低声地哼哼，还不停地跺着爪子。蒙蒂晃悠着俯下身来，抚摸着多伊尔耳后的毛。

蒙蒂(对多伊尔)：作个乖孩子。

他向坐在雪地里啜泣的斯莱特里走去。他凑上去吻了他的前额。

蒙蒂：对不起。

斯莱特里用手捂着脸，他的身体颤抖着，前额上也带着血迹。

蒙蒂又转向雅各布，拍了拍他的肩膀——

蒙蒂：对不起，杰克。

雅各布被眼前发生的事情吓呆了，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雅各布：没什么。

蒙蒂：照顾好我的狗。

他拿起了长椅上的衣服，从他们身

边走开了。

### 外景 蒙蒂的房子 黎明

娜塔莱尔穿着她的长大衣，坐在门阶上。她远远地看见蒙蒂一瘸一拐地在雪地里穿行。

娜塔莱尔站起身来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她开始向蒙蒂的方向走去，却在几步之遥的地方停住了脚步。这时她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脸。

他的眼睛肿得很厉害，以至于他一直没有注意到娜塔莱尔的存在，直到他们几乎撞在一起。当他看清了她，蒙蒂笑了笑，然而娜塔莱尔却不得不在这一刻避开他的目光。

他试着要说点什么，却被什么堵住了，他弯下腰来，手扶着膝盖，吐了一口血。

娜塔莱尔将他扶上了台阶。

### 内景 蒙蒂的客厅

蒙蒂坐在沙发上，娜塔莱尔用一块湿毛巾擦着他的脸，旁边的咖啡桌上放着一盆肥皂水。

当娜塔莱尔拧毛巾的时候，一滴血落在水中，并迅速地散开。

蒙蒂：我不希望你去看我。

他的声音沙哑而且含混不清，他那干裂的嘴唇吐字很困难。

她打开一瓶碘酒，蘸湿了棉球，轻轻地涂在他前额的伤口上。

他微微一颤，抓住了沙发靠垫。

蒙蒂：我不想你去那里探监。

娜塔莱尔尽量让自己配合着蒙蒂，她继续擦拭着蒙蒂的伤口。

蒙蒂：为什么你要跟着我？(稍顿)你

早就该离开了。

娜塔莱尔(摇头):你这个傻瓜。

一阵敲门声。娜塔莱尔过去开门,我们听到远处传来的声音。蒙蒂透过那肿胀眼皮的缝隙看到向他走来的人。

(切换)

蒙蒂的主观镜头

一个轮廓模糊的男人站在他面前。房间内光影交错。

男人有一张苍白的圆脸,当他开始说话时,这张脸便扭曲变形了。

布罗根先生:谁把你打成这样?

(切换)

蒙蒂坐在沙发上看着父亲。

布罗根先生:谁打了你,蒙蒂?

蒙蒂:几点了?

布罗根先生:我要带你去医院,我们可以告诉……

蒙蒂:不,我该走了。

他勉强站起身来。娜塔莱尔从厨房走出来,递给他一杯水。蒙蒂接过来喝了下去。

娜塔莱尔:宝贝儿,你必须去医院。

蒙蒂:不。

蒙蒂走进卧室。

内景 蒙蒂的卧室 稍后

他从床下拽出了早已准备好的衣箱,并拿起了床头柜上的一串银色的珠链。

他看了一会儿还未整理的床,这才转身离去。

内景 蒙蒂的客厅

他把衣箱放在前门边上。

蒙蒂:就在这说再见吧!

他走近父亲,布罗根先生却摇了摇头——

布罗根先生:你打算怎么去港务局?

蒙蒂:坐地铁。

布罗根先生:这可不行,现在这个时候地铁车次很少,我会开车送你去奥蒂斯维尔。(稍顿)上帝,他们都对你做了什么?

蒙蒂:我会乘出租车去。

娜塔莱尔:你找不到出租车的,还是让他送你去医院吧。

蒙蒂:我不想这样,让我自己走吧,爸爸,这样会容易一点。

布罗根先生:什么容易?上帝!你根本就不理解,对吗?你什么都不知道。

他拍了拍蒙蒂的肩膀。

布罗根先生:让我开车送你去,我总要知道以后怎样去看你。好了,亲爱的,帮我把这些抬出去。

蒙蒂眨眨眼,然后点了点头。

蒙蒂:不要去医院了。

布罗根先生亲吻了娜塔莱尔的脸颊,她也同样拥抱了老人。然后,老人走到门前,拎起了箱子,终于走出了房间。

蒙蒂则始终一动不动地看着娜塔莱尔。

娜塔莱尔:等一等。

她走进厨房,蒙蒂则来来来回回地蹭着脚。娜塔莱尔拿了一袋冰块出来。

她帮着蒙蒂将冰袋压在脸的一侧,而后他们谁都没动,娜塔莱尔的手仍然按在蒙蒂的手上,冰袋就压在他的下巴上。

蒙蒂:我希望你能幸福。

她点点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她紧咬着双唇,眼泪滚落到脸上。

蒙蒂:你会等我吗?

她又点了点头。

蒙蒂:真的?

她紧紧地抱住了他,在他的怀里啜泣。

蒙蒂:我对所有这一切感到抱歉。

娜塔莱尔:不……

蒙蒂:所有的一切。

她又一次亲吻了她,然后便放开手,走出了公寓的大门,并随手关上了门。

#### 内景 门厅

蒙蒂打开了冰袋,并将冰块倒入了楼梯井中。冰块闪烁着消失在三层楼下的油毡布上。

#### 外景 蒙蒂的住所

布罗根先生的车停放在人行道边,这辆老本田的车顶上堆满了雪,但是挡风玻璃和后车窗却擦拭得很干净。

布罗根启动车后,车窗的除霜刷又让他们等了一段时间。

布罗根先生:罗斯福高速路肯定封闭了。我想咱们可以先上一号公路,然后取道特里博拉夫,从87街上17道,然后走211公路就直接到奥蒂斯维尔了。要不是下雪,这条道很顺的。

蒙蒂没有说话,布罗根看着他被打伤的脸。

布罗根先生:上帝,看看他们都对你做了什么。我要告诉

你,蒙蒂,你会好起来的。尽管现在看起来有些糟糕,但是我知道所有的阴霾都会散去的,会好起来的。(稍顿)他们肯定会暴打你一顿,那里总共有多少人?

蒙蒂:我不知道,爸爸。很多人吧。

布罗根先生:好吧,有一个月时间,你就会比从前更帅。

一辆消防车缓缓驶过,宽大的轮胎上装着防滑链。蒙蒂和父亲都没有说话,也没熄火。

蒙蒂:你是对的,爸爸,不是娜塔莱尔告的密。

布罗根先生将车开了起来。

布罗根先生:当然不是娜塔莱尔。

#### 外景 东河广场 黎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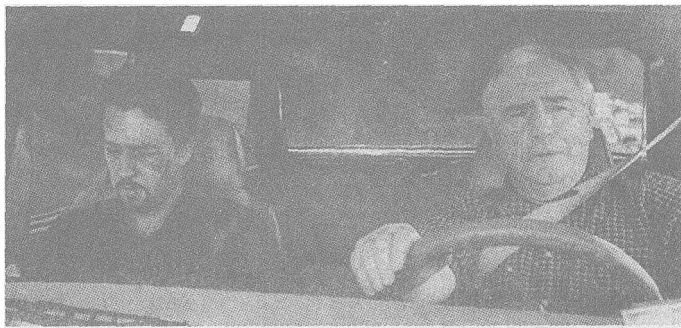
斯莱特里坐在公园的长凳上俯瞰着河水,这正是前一天蒙蒂曾坐过的那只长凳。他就这样一个人坐在大雪覆盖的广场上。

他的指关节和前额上还挂着血迹。

他看着太阳在皇后区冉冉升起。

#### 外景 东区大街 黎明

雅各布和多伊尔并排走在卡尔·舒尔茨公园的西侧。一个二十五六岁的漂亮姑娘穿着越野滑雪服正对着他们从斜坡上直冲下来。



当她经过雅各布时向他微笑了一下——

滑雪者:好酷的狗。

雅各布:谢谢。

他回头看着她顺着山坡滑下去,直奔向第86街。他又低下头看着多伊尔,多伊尔也同样看着他。

雅各布:好酷的狗。

雅各布摇摇头,微笑着,继续向南走去。

**内景 布罗根先生的本田车里 早晨**

他们开上第一街,蒙蒂看着窗外的城市街景,这是他最后一次长时间注视,他希望将一切都铭记在心。

一名穿男装的女子正在一家未营业的肉店门前撒盐。两个男孩子拖着雪橇行进,疲惫地打着哈欠。

一个卖报纸的小贩坐在蓝色的奶箱上,品着纸杯里的咖啡,与此同时,他的梳着卷发的儿子正在敲打着挂在亭檐上的冰凌。

一名警官双手叉腰正注视着巡逻车的车篷,而他的同伴则靠着驾驶室的车门,对着步话机说笑。

红灯时,蒙蒂抬起头看着一辆公共汽车无谓地响着喇叭停在他们旁边。一个坐在后排的小男孩向着蒙蒂挥了挥手,蒙蒂也向他挥了挥手。

男孩指着玻璃窗,他用手指在结满霜花的玻璃上写下了“汤姆”这几个英文字母。

蒙蒂微笑着,同样在结霜的玻璃窗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蒙——

还没有写完,公交车就开走了。

他们也向北驶去。

蒙蒂:我曾经希望你能以我为骄傲。

布罗根先生转过头来看着蒙蒂,然后又转回头看着路。

蒙蒂(继续):我一直想像着,你知道吗?我一直想像着,你和你的老朋友围在吧台边打牌,你对大家说,“我和你们说过我儿子的事吗?”你的朋友会说,“上帝呀,你这一个晚上都在说你儿子。”

布罗根先生:告诉我要去哪儿,我要向左转弯了。

蒙蒂:左转去哪里?

布罗根先生: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先到 GW 大桥,再向西走。

蒙蒂看着父亲。

布罗根先生:先去医院把伤口缝一下,然后再走。找一个美丽的小镇……

蒙蒂:爸爸。

布罗根先生:我是说如果你想的话,如果你想这样,我就会这样做。

蒙蒂闭上双眼,我们听到轮胎轧过雪地的声音,还有旧发动机的轰鸣声。

蒙蒂受伤的脸的特写,继而推至蒙蒂的眼睑。

布罗根先生继续说着话,纽约城区已经渐渐远去。

布罗根先生:我们要一直走下去。

(切换)

**外景 州立高速公路 白天**

就在布罗根先生说话的同时,汽车继续向西驶去。声音作为旁白与银幕上的画面同步。

布罗根先生(旁白):我们就向着天



涯海角开过去。 (切换)

外景 沙漠中的高速公路 白天

这时汽车行进在一条荒芜的高速公路上,高大的仙人掌和耸立的荒山秃岭从车窗外掠过。 (切换)

外景 主干道 白天

汽车缓慢地行驶在一座小镇的主干道上。

布罗根先生(旁白):找一个美丽的小镇。

布罗根先生将车停在一个挂有老式酒吧标志的小酒吧门前。布罗根先生和蒙蒂(他的脸上没有伤)下了车。

(切换)

内景 小镇酒吧 白天

布罗根先生和蒙蒂坐在一张角落里的桌子边。布罗根向蒙蒂举起了一杯威士忌,两个男人一饮而尽。

布罗根先生(旁白):找一个酒吧,我要给咱们买点喝的,我已经19年没有喝酒了,但是我要和你喝一杯。然后我就离开。 (切换)

蒙蒂站在酒吧的窗前,看着父亲开车离去。

布罗根先生(旁白):我要告诉你永远不要给我写信,也不要回来看我;我要告诉你我相信有天国,也相信我会与你重逢,还有你妈妈,只是不在今生。

蒙蒂走到一个肌肉结实的老侍者跟前,与他交谈了几句,侍者认真地听着,但是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对话。

布罗根先生(旁白):你可以找一份工作,一份可以拿到现金,老板不闻不问的工作,开始你新的生活,永远不要回

来。 (切换)

内景 小镇酒吧 夜晚

一个繁忙的夜晚,蒙蒂站在吧台后面招呼着顾客。来这里的都是些郊区的蓝领工人,他们可是爱吵闹的酒鬼,但是蒙蒂总能快速反应,满足着每位顾客的要求。 (切换)

内景 照相馆 夜晚

蒙蒂来到一家破旧的照相馆,坐在黑色的背板前照相。

布罗根先生(旁白):找个合适的人帮你弄个证件,比如驾照。

外景 小镇酒吧 白天

蒙蒂坐在酒吧后面的台阶上,望着通往远处山岗的碎石路。

布罗根先生(旁白):然后你就等待吧。你会看见回家的人们,可你却永远不能回家。

外景 汽车站 白天

布罗根先生(旁白):也许,当然这很危险,但是也许过上两年你可以写信给娜塔莱尔。

娜塔莱尔走下灰狗长途汽车,她与蒙蒂只有20步之遥,两人四目相对。

最终,蒙蒂穿过其他的旅客和等待接站的人群,向着娜塔莱尔走了过去,将她拥入怀中。

内景 公寓 夜晚

就在蒙蒂工作的酒吧楼上,一间窄仄的公寓里,蒙蒂与娜塔莱尔相拥坐在沙发上看着小小的电视,此时娜塔莱尔已经怀孕。

电视节目是关于一枚落在时代广场的炸弹。

布罗根先生:忘了纽约吧,你不能回来,不能打电话,不能写信。

**内景 小房子 夜晚**

已经老年的蒙蒂站在长大成人的儿女,和年幼的孙儿们前面。娜塔莱尔同样上了年纪,一个小孙女正坐在她的膝盖上。

布罗根先生(旁白):也许多年以后,那时我已去世多年,你会召集你的一家人,告诉他们真相,告诉他们你是谁,从哪里来。

蒙蒂一边说,孩子们一边彼此交换着眼神。他们无法相信这一切,但是他们知道父亲说的是事实。

布罗根先生(旁白):你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他们,然后问他们是否知道现在是多么幸运。

蒙蒂看着他的家人,他为他们感到骄傲,为自己创造的生命感到骄傲。他看着娜塔莱尔,虽然韶华不再,可是美丽依旧,这时她也在对他微笑。

老蒙蒂:差一点与这些擦肩而过。

**内景 布罗根的本田车 早晨**

阳光穿过了车窗,蒙蒂睡着了,他那受伤的头靠在车窗上,那结满霜花的车窗上面还拼写着他的名字——蒙蒂。

老蒙蒂:这样的人生险些就与我擦肩而过。 (完)

• 简讯 •

为迪斯尼创作了《小飞象》和《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中“巫婆”等经典动画人物的老艺术家乔·格兰特五月在洛杉矶家中因心脏病去世,享年 96 岁。离开人世时,他的手中还握着画笔。

格兰特在迪斯尼的艺术生涯始于 1933 年的动画短片《米老鼠的节日首映》,接着,他应邀为《白雪公主》创作其中的邪恶王后和巫婆,后来担任著名动画片《皮诺曹》和《幻想曲》的负责人。1949 年格兰特离开了迪斯尼,但 40 年后又回到该公司为动画片《风中奇缘》和《花木兰》工作。即使到了晚年,格兰特依旧一周四天在迪斯尼的动画长片部门辛勤工作。他的动画生涯跨越 60 多年,他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也是一个设计师。“他拥有关于艺术和文学的博大精深的知识,是我们公司最顶尖的人才,对电影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是迪斯尼公司的评价。 (曹轶 编)